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二三回 哭喪計捉拿石鑄 遇故友義結金蘭

話說伍氏三雄追趕石鑄，剛出了三清觀，石鑄回身照定那伍大爺的咽喉一錘，只聽「哎喲」一聲，伍大爺翻身倒地。後面眾人說：「好石鑄，你竟敢把姊丈打死！」各擺兵刃追趕石鑄。伍二爺到來，把大爺背回了三仙莊，又派人把伍大奶奶接回來，說：「大爺被石鑄打死了。」伍大奶奶回來一瞧，見伍大爺挺在牀上，摸摸身上冰涼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口中不住地直罵石鑄，又派人到外頭瞧了一口棺木。賈國棟、賈國梁立刻去講棚，伍元、伍芳找和尚講放篋口，一家人穿白掛孝。那石鑄與廟裡的老道相好，聽到他姊丈叫他，一害怕就跑。

他姊丈追來，他冷不防一錘，也沒想到竟把姊丈打死了。聽伍元、伍芳說把他姊丈打死，他還不信。候至天光大亮，他便改換了衣服，來到了三仙莊。在村口一探聽，只見有人三三兩兩地坐在一處說閒話，說：「伍大爺在此莊中居住多年，沒得罪過人，平生所學能為，都傳授了他內弟石鑄。誰知那石鑄盜來玉馬，惹下大禍。他姊丈來拿他，竟被他一錘打死。今天家中辦事，石鑄這廝真是喪盡天良。」石鑄一聞此言，五內皆裂，心中又想：「且慢，我姊丈詭計多端，怕他其中有詐，待我訪真了再說，別中他的計。還是先回三清觀改扮行裝，細細訪知，

如果是實，我再去不晚。」石鑄到廟內換衣，心想：「我本無心把你打死，你老人家一死，小弟決不活著，我要活著，只恐千載落個罵名！」

他癡迷了半晌，又復回三仙莊。在伍家的大門對過，有個茶館，他拿手巾把臉一蒙，進了茶館，倒杯茶擺在桌上，偷眼瞧大爺家的門口，正在搭吹鼓手棚，又聽見喝茶之人也提這回事情，說：「石鑄喪盡天良，不該做出這無情無義之事！」開茶館的掌櫃，姓楊名泰。這人愛說愛笑，跟石鑄素常也愛開玩笑，聽眾人這樣說，他便答了話，說：「石鑄竟做出這件事來，人人罵他，我現在給他起個外號，叫賊鬼子。」石鑄聽見，一聲不言語，站了起來就走。他來到姊丈門口，推門進去，到了院中一瞧，棺材就在那裡停著。他放聲大哭，說：「姊丈，我石鑄服罪。」正在痛哭之際，棺材蓋一起，伍大爺躡出來便把石鑄拿住。

書中交代：此乃是伍大爺見石鑄狡猾，自己就翻身栽倒，他對過來的伍元、伍芳說：「你二人就說我死了，我閉氣裝死，可以拿他。」伍元、伍芳這才大嚷起來，說：「伍大爺死了！」

石鑄和賈國棟、賈國梁、劉芳等，都一概不知是詐，連伍大奶奶和家中的女眷，也都不知道伍大爺是假死。今天石鑄一來，伍大爺便由棺內躡出，將他揪住。石鑄說：「好！你們這條計真高，官司我打了，拿傢伙來把我鎖上吧！」何瑞生說：「賢弟，又何必鎖上呢，你跟我們都打官司就得了。」伍顯說：「我來給你引見，這湯大哥和何大哥，當年也是綠林中的朋友，現在京都充當內大班，奉聖旨押著我三人前來拿你。大丈夫作事敢做敢當，方是朋友，我三人打這場人命官司，也是自行投案的，就是身受國法，死在雲陽市口，也是自作自受。」石鑄說：「姊丈既然說到這裡，我今日做這件驚天動地之事，也是

為的留下英名，傳於後世，雖刀斧加頸，並無半點懼色，咱們今天就此起身，我姓石的決沒有什麼兒女情長，家中事情自會有人照應。」伍氏三雄一聽，說：「很好！湯二哥，你們把傢伙給他帶上！」

石鑄說：「你們幾位先跟我到對過的茶館拿點東西。」大家跟隨進了茶館，石鑄說：「楊泰！我盜來的九點桃花玉馬交給你，拿出來吧，跟我去打這場官司。」楊泰一聽，嚇得顏色更變，渾身直抖，說：「石大太爺別開玩笑，我怎麼見著你的九點桃花玉馬？」伍氏三雄也知道楊泰是個好人，決不會做這個事，便說：「石鑄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你不可誣賴好人。」

石鑄說：「我實在是把玉馬交給楊泰的呀！」楊泰只得給石鑄跪下，說：「石大太爺，我從此再不敢跟你開玩笑了，你饒了我吧！」石鑄說：「饒你也成，把你媳婦給我叫過來，給我個乖乖。」楊泰是新成家的，夫妻還不錯，要不這麼辦，只得打場官司，他知道這是剛才說話叫石鑄聽見了，石鑄這個人說得出來，做得出來，莫若跟媳婦商量，給你一個乖乖，完了這回事，只得說道：「石大爺，我去叫她來給你個乖乖。」站起來到後頭跟媳婦商量，媳婦不願意，當著大眾怕害羞。楊泰又出來給石鑄跪下去，說：「石大爺，我知道方才說錯了，我是賊鬼子，你老人家再罵我幾句。」石鑄哈哈一笑，說：「楊泰，我叫你認識認識我，背地裡不准罵人。」

說罷，出了茶館，帶著眾人到三杰村把玉馬取來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大家都住在伍爺家中，賈國棟二人告辭回家。伍大爺晚上把石氏叫來，對坐談心，說：「娘子，我和你是半世夫妻，總算和美，我這一人中，吉凶未定，你我從此分手，只怕不能再見了。倘若我死之後，你同兩位弟妹要合作度日，不可爭鬧。」石氏說：「丈夫請放寬心，賤妾所不放心者，就是丈夫

和石鑄歷作之事，都是命盜案子，罪在不赦，倘若彭大人不念舊情，你四人准有性命之憂。」伍大爺道：「凡事皆是天定，不由人算，我去如京中平安，不到一月之內自有回音。」說罷安歇。

次日淨面吃茶，在書房之內，又叫進王伯燕來。伍顯說：「王大哥，你我孩童斯守之交，我三人此去凶多吉少，國有王法，律有明條，殺人償命，我等倘若身受國法，你在家中要多多照應。」王伯燕說：「何瑞生大哥，京中神力王府有咱們一個朋友，叫飛天豹武七韃子，他現在家中作何事故？」何瑞生說：「飛天豹武七韃子在老王爺府中，得了莊園處總管。後來他得了一場病，在家裡教了一個小徒弟，叫費德功，練得倒很好，就是五官相貌長得太凶，怕的是後來不安分。現在他移居在京東三河縣武家莊，算是王府的皇糧莊頭。京中老朋友死了不少，前門外大柵欄開鏢局子的何云龍何二哥也死了，老四霸天之內，飛天鶴子賀兆熊也死了，真是不堪回首憶當年。」王伯燕說：「你哥倆個京中熟識，伍家賢弟到了京裡，請多多照應。」湯文龍說：「彼此都是自己兄弟，何須叮囑，想當年在山東德州鏢打寶二墩之時，都是少年英雄，到如今已是鬚髮皆白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廚房擺上飯來，大家吃完飯，套上了車。

石鑄與伍氏三雄便裝打扮，傢伙都放在車上，由三仙莊起身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，來到京都。到了彰義門，伍氏三雄說：「繞道走平則門，我去瞧個朋友。」眾人坐著車輛，來到平則門外，見路北有一座黃酒館，字號是秘香居。伍氏三雄說：「咱們把傢伙帶上。」跳下車來，進了秘香居。群雄大鬧秘香居，龍虎風雲會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